

[美] 拉里·麦克默特里著

# 母女情深

李小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母愛情深

張小嫻編





0843558

[美] 拉里·麦克默特里著

# 母女情深

李小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Larry McMurtry  
TERMS OF ENDEARMENT

---

Copyright ©1975, 1989 by Larry McMurtry.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Stone & Wylie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中文本版权通过大苹果公司与 Aitken, Stone & Wylie Limited 商定

图字:09—1995—049 号

**母 女 情 深**  
〔美〕拉里·麦克默特里 著  
李小蓉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75 插页 5 字数 325,000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7-5327-2040-3/I·1200

定价: 26.2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厂质量科联系。T:56628900×13

## 前 言

我认为,《母女情深》是我写得最有欧洲特点的一部小说,最好的解释大概是我写作这本书时正在欧洲。这次写作与其说是一种创作,倒不如说是一种与机械斗争的过程:我写这本书的前半部用的是一架意大利打字机,后半部用的是一架瑞士货,而无论用哪一架,我的手指都无法在习惯的地方找到机键的位置。

那个意大利键盘似乎特别反常,“z”键位于我通常打“a”键的地方。(或许它是另一个主要的元音字母?)我想《母女情深》的第一稿中出现的“z”字可能比任何用英语写作的同等长度的手稿中的都要多。

使我更坚信《母女情深》肯定具有欧洲风格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我刚花了两年时间重读了几部19世纪小说家的作品——特别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乔治·艾略特的作品。当然,这三位作家对生活的本质和方式都作了非常深入的探究。我怀疑自己是否渴求取得如此深远的成果,但我确实希望我在对构成人类生存的各式各样林林总总的细节进行研究时,至少不至于太肤浅。

正是在本书中,我第一次沉溺于自己的偏爱——自那以后,有些人认为我也许对此过于沉溺——从我的一本小说中挑选一名较次要的角色,为他或她(通常是她)编一本关于他(或她)自

己的故事。

这一次，被挑选的人物是奥罗拉·格林威，一位有了些年纪的活跃的寡妇。她傲慢、苛求，凡事不愿让步。奥罗拉——她是爱玛·豪顿的母亲——在《继续前进》<sup>①</sup>中出现过两次，不过，促使我召她回来的是她的性格，她习惯把她的凯迪拉克轿车停在离街沿两码远的地方，以防止轮胎损伤。

我想，当时我是希望奥罗拉——当然，如果她内心没有冲动就什么也不会发生——会陷入像安娜·卡列尼娜或多萝西娅·布鲁克<sup>②</sup>所陷入的那种道德窘境，可是这种窘境并没有出现。奥罗拉毕竟生活于休斯敦，在那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曾试图通过让她出生在纽黑文而使其获得新英格兰的道德心，可是这颗新英格兰的道德心并没有起到一颗新英格兰道德心应起的作用，也没有出现严重的道德危机。奥罗拉只是不得不在一些大体说来并不够格的追求者中作出选择，她最终是这么做了。

书中的确出现了窘境，然而身处其中的是爱玛——那个相貌平平，很不起眼的女儿，而不是那位充满活力的母亲，并且这种窘境不过是成千上万个守家爱家的人的相同遭遇：一位敏感但并不很有天份的年轻女子发觉自己和这样一个丈夫缠到了一起：他乏味、总体说来不够格，可对孩子们来说却是个不错的父亲。假如走运的话，爱玛本可能找到一个比弗拉普更好一些的丈夫，但是说实在的，她能指望他成为一位更好的父亲吗？还有谁能够像弗拉普那样喜欢孩子？

奥罗拉（这并不为她添光彩）对女儿碰到这样的问题既不吃

---

① 拉里·麦克默特里的另一部小说。

② 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中的女主角，曾经历不幸的婚姻。

惊，亦不遗憾：她从一开始便对此有预言，对预言的证实也不难过。

母亲和女儿都有她们自己的选择，奥罗拉找了一个古怪的老将军作情人，爱玛保持了家庭的完整。最后，自私的母亲比不自私的女儿长寿，这并非因为她更有道德或更不道德：她只是命好没患上癌症。

我很喜欢奥罗拉和她的追求者们的人间喜剧，自己也爱上了她那出色的女佣罗西，不仅仅因为罗西是个极好的女人，还因为她使我能把几个章节的场景放在《休斯敦的第五病房》中。我还喜欢平衡上、下层人物，给孤独而单纯的石油富翁弗农开点玩笑。

然而，当我在罗马和沃韦<sup>①</sup>逐步展开我的故事、在写作的同时产生大量打字错误时，我感到急躁了。我要把奥罗拉的故事抛在脑后，这样就能结束与爱玛·豪顿长达十年的纠缠。

在三本很不相同的书中（《继续前进》、《朋友成陌路》和《母女情深》<sup>②</sup>），我越来越喜欢爱玛这个人物了，如果她是丹尼·戴克<sup>③</sup>心目中的正常人和好人，她在我的心目中也是如此。虽然我常因对女性的洞察力而被赞誉，我仍远远不能肯定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如果我的直觉在所有场合都接近准确的话，如果我不把她理想化的话，那么女人表现最好的时候就是爱玛那样。

当《母女情深》连同我的休斯敦三部曲走向尽头的时候，当

---

① 瑞士地名。

② 作者的三部小说原名为《Morning On》、《All My Friends Are Going To Be Strangers》和《Terms of Endearment》。

③ 爱玛的一位当作家的朋友，奥罗拉原指望爱玛能嫁给他。

爱玛和她的圈子从我生活中消失的时候，我开始感觉到当它真的结束时那种揪我心肺的空虚。它们毕竟伴随着我十多年了。

她死了，空虚果真攫住了我，它使我在随后十年中对写作的厌恶情绪驱之不散，直至有天早晨，在《沙漠玫瑰》<sup>①</sup>中哈默尼迎着冉冉升起的太阳开车回家，这种情绪才散去。

我在遇见哈默尼时很高兴——她性格开朗、轻松愉快，这对我定下心来重新写作起了很大作用——尽管这样，我仍不认为她是爱玛的翻版。爱玛把人生看得很透，而哈默尼则不大有这样的问题，哈默尼能在糟糕透顶的状态中挺过来，甚至在屈辱的情况下也能挺住，但是，爱玛更不简单，她对世事看得一清二楚而仍处之泰然。

——拉里·麦克默特里

1989年

---

① 作者的另一部小说。



# 卷 一

## 爱玛的母亲

1962



# 第一章

## 1

“婚姻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女人，”格林威太太说。

“不对，”爱玛没抬起头来，她正坐在起居室地板中央整理一大堆洗好的衣服。

“绝大多数情况如此，”格林威太太板起了面孔。她把嘴唇合得紧紧的，皱起了眉头。爱玛又在那里任性了——这有悖于规范的行为——而对任何有悖于规范的行为，她总尽量板起面孔，哪怕是只板一会儿。

她知道板面孔并非她的本性——至少不完全是她的本性——奥罗拉·格林威(她对自己很了解)不是那种能违反本性做事的人，除非是很严格的职责所在，迫不得已。虽然有时看上去有些奇怪——对她们两人来说都是如此——爱玛是她的女儿，而她的这种行为是很严格的职责所在。

奥罗拉的脸庞略显丰满，尽管过去的四十九个年头对她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充满了恼恨和失望，但她仍经常使自己看上去很乐天。用来表现真板面孔所必须的脸部肌肉因为极少派上用场，已不太乐意活动了，但无论如何，在需要时她能在短时间内做到面孔铁板。她的额头宽阔，颧骨坚挺，她那双蓝色眼睛——

通常呈现出梦幻状态，爱玛认为这是没精打采、漠不关心的流露——能突然发出愤怒的火光。

在目前情况下，她认为只须稍为皱一下眉头就可以了。

“我看不出这一整堆洗好的东西中有哪件算得上是体面的衣服，”带着一丝独有的傲慢和轻蔑，她这样说道。

“你说得对，没一件体面的，”爱玛说，“它是一堆蹩脚的衣服。然而，它们的确使我们不至于赤身裸体。”

“我请你不要对我提赤身裸体，我此刻对它没有兴趣，”奥罗拉说。她的眉毛有点皱累了，嘴巴也绷得有点难过，所以她放松下来，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一个母亲的责任。不幸的是她女儿性格太倔强，连抬头看一下都不干。不过，这就是爱玛。她对任何东西都不会给予恰当的注意。

“我为什么不能提赤身裸体这几个字？”爱玛问，她抬起头来。她母亲一边看着女儿干活，一边把两个手指浸入玻璃杯内剩下的冰茶中，夹出一块溶剩的冰吮吸着。要让爱玛有羞耻心可不是件易事，但这是留给她的的一种母性使命，奥罗拉饶有趣味地行使着这种使命。

“你的词汇量挺丰富，亲爱的，”当她把冰块吮吸完后说，“这是我亲自教你的。当然，除了讨论裸体，这些词汇肯定还有其他更好的用场可派，你是知道的，我已做了三年寡妇，有些事情我是不愿意听到的。”

“真是荒唐，”爱玛说。她母亲又平静地取出了一块冰。正如母亲自己形容的那样，她放松地斜躺在爱玛那张老式的蓝色长沙发上。她身着一件宽松优雅的粉红色睡袍，那是她在近期的一次旅行中从意大利带回来的。和往常一样，她看上去有点茫然，有点沾沾自喜——爱玛认为，她母亲比她或任何一个应该有权

快乐的人都更快乐。

“爱玛，你真的应该节食了，”奥罗拉说，“你真顽固，亲爱的。我要你知道，我很恼火。”

“为什么？”爱玛说，一边在衣服堆里摸索。和平时一样，有几只短袜配不起来。

“很恼火，”奥罗拉重复道，以防她女儿的耳朵出了什么毛病。这个“很”字她是用重重的波士顿口音说出来的，她不想让人忽略它。爱玛身上除了其他各种非贵妇人的素质外，还具有一种很讨人嫌的对精确刻板的兴趣，她会坚持认为这不过是重重的纽黑文口音，但这种诡辩对奥罗拉不起作用。她用的当然是波士顿口音，而重重的波士顿口音肯定会产生极大的威吓作用。如果她们是在波士顿，或者甚至是在纽黑文——在生活方式循规蹈矩的任何地方——毫无疑问这种重重的口音是会起到那种作用的。然而她们两个——母亲和女儿——是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内爱玛那闷热潮湿、过于狭小的起居室内，在那里重重的波士顿口音似乎全然起不了任何威吓作用。爱玛继续心烦意乱地数着袜子。

“你又在任性了，”奥罗拉说，“你对你的外表一点也不花功夫。你为什么节食？”

“吃东西使我少受折磨，”爱玛说，“你为何不停止购买衣服呢？你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什么东西都有七十五件的人。”

“我们家的女人总是为她们的衣着而骄傲，”奥罗拉说，“至少，除了你都是这样的。我不是个女裁缝，我不打算干缝纫活。”

“我知道你不打算，”爱玛说。她本人穿着一条牛仔裤和丈夫的一件T恤衫。

“你上身穿的那件衣服太令人恶心了，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形

容它，”奥罗拉说，“它属于黑人小孩，而不应该是我女儿穿的。当然，我购置衣服。选择一个有品味的衣橱是我的责任，不是一种消遣。”

说着，奥罗拉抬起了下巴。当她向女儿为自己辩护时，常常喜欢采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爱玛则很少为之所动。此刻她的脸上漫出一丝轻蔑的表情。

“七十五个有品味的衣橱倒是一种消遣，”爱玛说，“我还要保留对品味部分的判断权。不管怎么说，你的妇科问题怎么样了？”

“闭嘴！不要讲这个！”奥罗拉说。由于气愤，她不仅直起身来，而且激怒地要跳起身来，弄得旧沙发吱嘎声大作。现在，体现在她身上的已不仅仅是波士顿道德的分量了。

“行了！”爱玛说，“万能的上帝！你曾告诉我你要去看医生。我不过是问一声罢了，你不必为此损坏了沙发。”

“你本不该提这件事，”奥罗拉说，她真的生气了。她的下唇在颤抖。她不是通常那种过分拘谨的女人。不过最近一提到性她就难过。这使她感到她的一生都错了，而她不喜欢有这样的感觉。

“你太荒唐了，”爱玛说，“你为什么如此敏感呢？我们能谈谈吗？”

“我没病，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奥罗拉说，“一点点病都没有。”她拿起杯子，“不过，我想再来一杯冰茶。”

爱玛叹了口气，接过杯子，起身离开了房间。奥罗拉重又躺回沙发上，几乎感到沮丧。她过的日子有好也有坏，她已经感到接下来的一天是个坏日子。爱玛从来也不会想一下她需要些什么——为什么孩子们对父母如此不关心呢？她正处于非常泄气

的坏心情中，可是她女儿却决心样样事情都和她对着干。女儿很快端着一杯冰茶回来了。她在杯里放了一点薄荷，也许算是表达一点歉意吧，她还带来一小碟擦木<sup>①</sup>味糖果——这是她母亲最喜欢的糖果之一。

“太好了，”奥罗拉说，她拿了一块。

爱玛微笑了。她知道母亲的脾气快要发作——这是一个孤独寡妇和不为一般人所理解的母亲的一时感情冲动。把糖果端出来真是英明之举。前一星期她乱花了整整一美元六角八分买回各式糖果。她把所有糖果都藏了起来，其中有一半已藏入了自己肚子里。她丈夫弗拉普对于这样的花费不会有好气。他一方面进行严肃的说教，说什么牙齿将遭到腐蚀，另一方面却毫不迟疑地把钱花在他自己嗜好的坏习惯上，那就是喝啤酒和买纸面平装书。在牙齿问题上，爱玛抱着鬼才管它的态度，她就喜欢身边有糖果，用它来消弭突发的怒火——不管是她母亲的还是她本人的。

奥罗拉已从她那一阵短暂的颓丧心情里走出来，返回到愉快的不经意情绪中，她四下打量着起居室，希望能找出什么来批评批评。

“我提起医生的原因是我自己昨天去看过医生了，”爱玛说，她重新又在地板上坐了下来，“也许我得到些好消息。”

“我希望他能说服你节食，”奥罗拉说，“每个人都不应该顽固到拒绝医生忠告的地步。雷奇弗德医生有着多年的经验，我看，除了有关我的事情之外，他的劝告准没错。你越快开始节食，就越会变成一个更愉快的人。”

---

① 用于做糖果、茶等香料的一种北美洲植物。

“你为什么老是喜欢把你自己排除在外？”爱玛问。

“因为我最了解自己，”奥罗拉安详地说，“我自然不会让一个医生把我了解得那么透。”

“或许你自己也看不清楚自己，”爱玛提醒道。洗好的衣服看上去真是令人沮丧，弗拉普所有的衬衫都已磨损。

“我没有，”奥罗拉说，“我从未自己骗自己。我从没想去粉饰你的婚姻很糟这个事实。”

“噢，闭嘴，”爱玛说，“我的婚姻还行。不管怎么讲，你两分钟之前还刚刚说过婚姻的成功与否一律取决于女方。这是你自己说的。也许我会使这个婚姻很成功。”

奥罗拉看上去有点茫然。“现在你把我一条条的思绪全搅乱了，”她说。

爱玛窃笑，“那是思绪吗？”她说。

奥罗拉又拿了一块糖，她看上去有些冷漠超然。表现严厉可能引发许多问题，而冷漠超然才是她的本性，生活需要她如此。在一次次的聚会中，当她的感情一再受到挑战时，她发觉有必要皱起双眉，甩出冷漠的神色。没有什么公正可言。有时候对她来说，如果人们还记得她的什么话，那就是她投向他们的冷漠和超然。

“我常被称赞说我在表达方面清晰明了，”她说。

“你还没让我把我的好消息说出来呢，”爱玛说。

“啊，是的，你已经决定节食了，正如我所希望的，”奥罗拉说，“那是好消息。”

“见鬼，我去雷奇弗德医生那里不是为了讨论节食，”爱玛说，“我不想节食，我去是想知道自己是否怀孕了，因为我看上去是像怀孕了，这就是我努力了一个小时想要告诉你的话。”



“什么！”奥罗拉说，她看着爱玛。女儿在微笑，她已经把“怀孕”这个词说出来了。奥罗拉刚吮了一口冰茶——她差点噎住了。“爱玛，”她大叫。生活又给了她当头一棒，而且是在她刚感觉舒服一点的时候。她像给针头扎了似的一下子跳起来，却又重重地坐了下去。茶托打碎了，快喝干了的茶杯在没铺地毯的地板上摇晃转悠，像个小孩玩的陀螺。

“你不会这样！”她喊道。

“我想是的，”爱玛说，“你怎么了？”

“哦，上帝，”奥罗拉说着，用双手紧抓自己的腹部。

“哪儿不对劲，妈妈？”爱玛问道，因为她母亲看上去真的是大受打击的样子。

“哦，我的冰茶在我倒下时晃了一下，”奥罗拉说，“我不知道。”血液冲上她的脑袋，她开始大口喘气，她只有大口喘气才能呼吸。

“当然，对你说来这挺不错，亲爱的，”她心情糟透了。这事太突然，这不对头——有些事出了格，她觉得眼前一片混乱。她一直在和混乱作斗争，然而无论她到哪里，混乱总是跟到哪里。

“哦，上帝！”她说，同时把身子猛转成一个坐姿，她那多少梳得有点像小圆发髻的头发完全松了下来，她解开睡袍的领子透气。

“妈妈，别这样，我不过是怀了孕而已，”爱玛喊道，她很生气，母亲在她那么慷慨地奉上擦木味糖果后，竟仍会不讲理地突然发起脾气。

“不过是怀孕而已！”奥罗拉喊道，混乱的思绪突然变成了愤怒。“你……这样疏忽……”她想不出用什么词来表达，她开始用手背重重地敲击前额，这令爱玛感到非常恼怒。奥罗拉生长于业